

· 下 册 ·

大学英语 辅导手册

(徐燕谋主编《英语》第7—8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大学英语辅导手册

• 下 册 •

(徐燕谋主编《英语》第7—8册)

刘世同 吴支深 周冠祖 编
赵旭仁 贾福林 耿德本
陈培章 审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沈阳

大学英语辅导手册（下）

Daxue Yingyu Fudao Shouce

刘世同 吴支深 周冠祖 编
赵旭仁 贾福林 耿德本

陈培章 审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六段一里二号）

大连船舶生产服务公司印刷厂印刷

字数：40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 7/8 插页：2

印数：1—1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李凡 雷光

封面设计：广凯

统一书号：7090·389

定 价：3.95

前 言

由复旦大学徐燕谋教授主编的《英语》第七、第八两册是供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使用的全国统编教材，目前仍被许多大学，业大、函大等各类学校所采用，尤其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将这套教材指定为英语自学考试的必读参考书，因此，它是国内很有影响的教材。

为满足广大英语学习者的迫切要求，我们编写了徐燕谋主编的《英语》7—8册的辅导材料——《大学英语辅导手册》下册，它是一套完整的教学和自学的参考材料。编者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深入分析教材并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大胆探索，尽管教材本身难度大，但力求编写出全国第一套具有一定水平的辅导材料。本书包括五个部分：1，课文译文：从教学和自学角度出发，力求使译文既符合汉语特点又遵循英语的规律，并注意到课文体裁和题材的多样化，以期更好地理解原文；2，作者简介：提供有关作家、作品背景等必要材料；3，注释：包括所需掌握的背景知识、专有名词、不易查到的难字以及不易理解的难句、较难的语法现象、构词、辩义、词源以及写作修辞等知识；4，单词和词组：对课文中出现的有用单词和词组进行归纳并用汉语注释；5，练习答案：教材练习的特点是量大、难度大，编者尽力提供全部详尽的练习答案，供读者参考。

本书可供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师生、各类业大、函大、电大学员以及广大英语自学者参考使用。

由于我们编写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第 七 册

第一课	1	第九课	116
第二课	16	第十课	139
第三课	28	第十一课	153
第四课	44	第十二课	166
第五课	56	第十三课	181
第六课	71	第十四课	201
第七课	82	第十五课	219
第八课	101	第十六课	238

第 八 册

第一课	260	第十课	400
第二课	275	第十一课	409
第三课	293	第十二课	431
第四课	308	第十三课	458
第五课	319	第十四课	476
第六课	339	第十五课	495
第七课	353	第十六课	511
第八课	370	第十七课	528
第九课	383	第十八课	548

第七册

第 一 课

二 十 四 小 时

尤里乌斯·伏契克

差五分钟就要敲十点钟了。1942年4月24日，这是一个美丽温暖的春天的夜晚。

我急急忙忙地走着，尽我乔装的一位跛足先生所能有的速度走着——要赶快走，在楼门上锁之前赶到叶利涅克家里，因为十点钟要戒严。我的“副官”米瑞克在那等着我。我知道这次他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也没什么可告诉他的。可是不去赴约会引起惊慌，主要的是我不愿给那两个接待我的好心人添些多余的顾虑。

他们招待我一杯茶。米瑞克已经来了——此外还有费里德夫妇。又是一次不必要的冒险行动。“同志们，能看见你们我是很高兴的。但不要这样大伙儿聚在一起，这样最容易把我们引到监牢和死亡。假若不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则，就得

停止工作，否则你们会遭到危险，还会连累别人。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

“你们给我带来了什么？”

“五月一号的红色权利报。”

“好极了。你呢？米瑞克？”

“没什么新消息，工作进行得很好。”

“好吧，五一后再见。我会通知你们的。再见！”

“再来一杯茶吧，首长。”

“不用了，不用了，叶利涅克太太，我们这儿的人太多啦。”

“再来一杯吧，至少一杯。”

新斟上的茶冒着热气。

有人按门铃。

深更半夜的，能是谁呢？

来人很不耐烦。他们“梆梆”敲门。

“开门！警察！”

赶快跳窗逃跑，我有手枪，我掩护你们跑。太晚了，盖士太保已经站在窗下，手枪对着我们的房子。秘密警察破门而入，穿过厨房，闯进客厅。一个，两个，三个，……，一共九个。他们没看见我，因为我站在他们打开的门后边。从这里我可以毫无阻碍地从他们身后向他们射击。但是九枝手枪正瞄准着赤手空拳的两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如果我开枪，我们的五位朋友会比我先被打死。如果我不开枪他们会被关上一年半载，革命会把他们解放出来。只有我和米瑞克不能幸免，他们一定会严刑拷问我们。他们从我口中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而从米瑞克口中呢，这个人曾在西班牙战斗过，在法

国集中营里待过两年，大战期间又秘密地从法国逃回布拉格——不，这种人是不不会泄露什么的。我有两秒钟去考虑，也许是三秒钟。

如果我开枪，谁也救不了，只是我个人可以逃脱酷刑，可我的五个同志却白白送了命。不是这样吗？想到这儿，我下了决心。我从隐蔽的地方走出来。

“呵，还有一个！”

第一拳朝我脸上打来，这一下子足可以把人打倒的。

“举起手来！”

又是一拳，再一拳。

我早料到会有这一手的。

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里，现在只是一堆翻倒了的家俱和打碎了的杯盘。

又是拳打脚踢。“走！”

他们把我拽上汽车，手枪一直对着我。途中他们开始审问我。

“你是谁？”

“高拉克教授。”

“你撒谎。”

我耸耸肩膀。

“好好坐着，不然我就开枪。”

“开枪吧。”

但他们没有开枪，又用拳打我。

我们从一列电车旁边经过，我觉得电车好像被装饰成了白色。莫非是一辆结婚电车？深更半夜的？我一定是头晕眼花了。

贝柴克宫。这是盖士太保指挥部。我原以为不会活着走

进这里来的。他们逼着我跑上第四层楼。呵，原来这就是专门对付共产党人的，有名的Ⅱ——A科。我倒有些好奇起来了。

带队围捕我们的那个瘦高个子的秘密警察把手枪放进衣袋里，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点上一支香烟。

“你是谁？”

“高拉克教授。”

“你撒谎。”

他腕上的表指着十一点。

“搜身！”

他们脱去我的衣服搜了起来。

“他有身份证。”

“叫什么名字？”

“高拉克教授。”

“查对一下。”

他们打电话。

“当然他没有登记。身份证是假的。”

“这身份证是谁给你的？”

“警察局。”

于是一棍子打过来，两棍，三棍……我用得着数吗？老弟，你没有地方去报告这个统计数字。

“你的名字？说！你的住址？说！同谁有联系？说！他们的地址？说！说！不说就打你。”

一个人经得住几下这样的拷打呢？

收音机传来午夜的报时声。咖啡馆一定关门了，最后的客人一定都回家了。情人们站在门前舍不得分开。那个瘦高个子的秘密警察微笑着走进屋来。

“都弄清楚了，编辑先生？”

谁告诉他们的？叶利涅克夫妇吗？是费里德夫妇吗？可他们连我姓什么都不知道呀。

“你看，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你要放聪明些！”
在他们的特殊词典里，聪明一些就是做一个叛徒。

我可不聪明。

“把他绑起来！再给他点厉害尝尝！”

一点钟，最后的电车回场了，街上空无一人，收音机向它热心的听众道着晚安。

“还有谁是中央委员？你们的电台在哪里？印刷所在哪里？说！说！说！”

现在我又可以计算打的次数了。我唯一感觉得到的疼痛是来自那咬烂了的嘴唇。

“脱掉他的鞋袜！”

真的，我的双脚还没有麻木，我感觉到疼了。五下，六下，七下，每一棍都仿佛打进了我的脑子。

两点钟，布拉格入睡了。也许什么地方小孩在睡梦里啼哭，丈夫搂着妻子的腰。

“说！说！”

我用舌头舔牙龈，试着数一数给打掉了多少牙齿。怎么也数不清。十二个，十五个，十七个吧？不，这是那些“审问”我的秘密警察的数目。他们里面有几个显然已经疲倦了。可是死神却迟迟不来。

三点钟了。清晨从四郊合拢而来，菜农把菜运向市场，清道夫走出来打扫街道。也许我还能看到一个黎明。

他们把我妻子带了进来。

“你认识他吗？”

我舔着嘴周围的血，为的是不让她看见……，其实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我脸上到处都流血，连手指尖上都流血。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

她这样回答，没有露出一丝一毫的恐惧。一块真金啊！她遵守我们的约定，决不承认她认识我。尽管这样做，现在已经是多余的了。可究竟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的呢？

她被带走了。我尽可能地用最快活的眼光向她告别。也许那眼光并不快乐。我可不知道了。

四点钟了。天亮了还是没有亮？从挂着窗帘的窗子上得不到任何回答，死亡还是没有到来。需要我去见它吗？怎样才能使它来得快些呢？

我打了谁一下，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在我身上乱踏。好了，我现在可以死得快些了，那个穿黑衣服的秘密警察抓住我的胡须把我提起来，满足地笑着给我看他手里的一缕拔下的胡须。实在可笑，我连疼痛都感觉不到了。

五点，六点，七点，十点，中午了。工人们在上班，孩子们在上学。商店里人们有的在买，有的在卖，家家正在做午饭。母亲此刻大概还在想念我，同志们也许知道我被捕了，正在设法提防……，他们也会被捕，怕我万一供出来。不，我不会出卖同志的，你们可以相信我，这是真的。总算离死不远了。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场沉重的热病中的梦。一阵毒打之后，他们往我身上浇凉水，让我苏醒过来，然后又是一阵毒打，边打边喊：“说！说！说！”但我还是死不了。母亲，父亲，你们为什么让我长得这样结实，能够忍受这一切！

下午，五点钟。这时他们全都疲倦了。现在拷打得松了

些，中间停顿的时间长了些。。多半由于习惯才继续再打两下。忽然从远方，从看不见的远方传来一个平静嗓音：

“已经够他受的了！”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一张桌子跟前，桌子总好象一会离开了我，一会儿摆回我的身旁来。有人进来给我水喝。不知什么人给了我一支烟，可我已无力拿起了。有人给我穿鞋，说是穿不上。然后他们把我半抬半拖地弄下楼梯，送上汽车。汽车开动后，又有人把手枪对准我。就我当时的样子，真有些好笑。我们又从一辆电车旁掠过，这台车装饰着白花，一辆结婚电车——但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梦，要不就是一场热病。或是生命垂危，或是死亡。死本来是沉重的，而我却觉得很轻松——或者既不沉重也不轻松。反正轻得象一根羽毛，只要呼出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走。

一切都完了吗？不，还没有。这会儿我又站着了。真的，我独自站着，没有谁扶着。我面前是一堵脏污的黄色墙壁，墙上溅着什么？……是血，好象是血……，是的，是血。我用手指头去涂抹……唉呀，是鲜血……是我的血……。

有人从背后打我的头，命令我举起双手跪下。跪下——起来——再跪下，到第三次我跌倒了。

一个高个儿的党卫队员站在我跟前，踢了我几脚，想让我站起来。但那是一点儿也没用的。又有人给我浇凉水。我坐在一张桌前。一个女人给了我一点药，问我哪儿疼得最厉害。我说我的全部疼痛好象都在心里。

“你没有心，”高个儿的党卫队员说。

“啊，我当然有心。”我说，我突然觉得骄傲起来，因为我还有足够的力量来替我的心辩护。

一切又在我的眼前突然消失了……墙，拿着药的女人以

及高个儿的党卫队员……。

我醒过来的时候，牢门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肥胖的党卫队员把我拖进去。他从我身上撕下衬衫的碎片，把我扔到一张草垫上，他摸摸我肿了的身体，命令给我裹伤。

“你瞧瞧，”他向另一个人说，一面摇头晃脑。“看他们干得多彻底。”

我又一次听到从远方，从看不见的远方传来一个平静的噪音。

“他活不到明天早晨了。”

差五分钟就要敲十点钟了。1942年4月25日，一个美丽温暖的春天的夜晚。

作 者 简 介

尤里乌斯·伏契克(1903—1943)在纳粹刽子手的绞索下写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手稿是在一张张纸条上用铅笔写成的，由一个好心的捷克看守人员帮助从布拉格市潘克拉茨区的盖士太保监狱里一条一条秘密转送出来的。

作者从不自欺去干幻想的办不到的事。他知道自己活不到完成这篇在高度警惕下所写的作品，然而他满怀信心，认为他的千百万同胞和其他国度里的反法西斯战士会很快实现这“幸福的结局。”

对人民及其未来充满信心是本书的根本思想。他不只是法西斯主义的牺牲者，他还是法西斯主义的控告者、法官和道义上的征服者。他在描写他的一位同志时所选择的词句恰恰可以来说明他自己——当他自己的前程面临死亡的危胁的时候，总是引导别人盼望未来。”

1943年伏契克被盖士太保杀害。如今他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为世人所怀念。

尤里乌斯·伏契克是一位新闻记者、文艺批评家，也是共产党的领袖。他1903年2月23日生于布拉格。父亲是个炼钢工人，又是一位业余演员和歌唱家。伏契克十几岁就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运动和文化界中从事各种活动。他是布拉格大学的学生，学过文学、音乐和美术。1921年他参加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的刊物写稿，并成为共产主义学联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他担任一家有影响的政治评论的主编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

伏契克曾多次遭受捷克反动派的逮捕和迫害。纳粹占领捷克后，他转入地下，组织党的地下指挥部。他被盖士太保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最后被杀害。然而伏契克在这些文笔如此流畅，洞察力如此敏锐，对生活的爱如此充实的篇章中，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作品——一部不朽的教材。让我们记住他的最后几句话吧：“请进入岗位！”“在现实生活中”，他说，“是没有旁观者的，大家都要投入到生活中去。”

注 释

1. 省略：注意本篇选文中频繁使用省略。省略即是从一个句子中省去那些需要使句子结构完整的词。通过上下文或语调变化可以理解被省略的部分。

A. 主句中的省略：

省略主语：

Open up!

See you after the first of May.

省略谓语或谓语的一部分:

Gastapo men under the windows aiming pistols
into the room.

What if I should talk...no, I never will.

The cafes must be closing, the last guests going
home,

省略表语:

Are you ready? Yes, I am.

省略宾语:

"You have no heart," says the tall SS-man.

"Oh, I certainly have," I say.

有时省略句中的几部分

Is that true? Yes.

The first blow in my face, Hard enough to knock
a man out.

Too late.

A beautiful, warm spring evening, April 24,
1942.

B. 从句中的省略:

Who was it gave them my name?

I am hurrying as fast as I can while pretending
to be an elderly man with a limp.

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使用省略,不仅仅是节省用词的一种语法手段,而且是表达作者紧张的生活,丰富的感情,思维的敏捷起伏的一种手法。尽管在日常对话、日记、记录、非正式信件等之中经常使用省略,但在正式论文、信件、科学论文等之中省略现象是很少

见的。千万不要滥用省略；如果可能引起误解就不要用省略。

2. 历史现在时：在叙述或描写过去发生的事件时使用历史现在时是为了使人感到这件事好象发生在眼前一样。注意本文通篇中所用的历史现在时。

3. the Jelineks'; the Jelineks' home.

叶利涅克一家。叶利涅克夫妇即约瑟夫、叶利涅克和他的妻子玛丽亚。

4. Mirek (米瑞克)：米瑞克是伏契克的助手。他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可是后来，在盖士太保分子的鞭子下他完全丧失了这种勇气。为了不使自己的皮肉受苦，他出卖了自己的同志。这一切都记录在本书的第四章。

5. two fine souls; two fine persons. 两个好心人。

约瑟夫·叶利涅克是电车乘务员。他和妻子玛丽亚都献身于革命事业。

6. So many in one room at once is the best way to jail; 这个句子的主语是“So many in one room at once.” “So many” 相当于 “To have so many.”

“at once” 意思是 “at one and the same time.”

7. the Fried couple; 费里德先生和费里德太太。

8. Red Rights; Red Rights (Rude Pravo) 红色权利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机关报。

9. fresh-poured (新斟上的); “fresh” 是副词，特别是在这些组合中。“fresh-caught”, “fresh-coined”

10. Gestapo; (盖士太保)：这是由德语词 Geheime Staatspolizei 的几个音节组成的词，意思是希姆莱为首的国家秘密警察。